泰西新史攬要

泰西新史攬要卷之十

英國馬懇西原本
英國李提摩太譯　上海蔡爾康芝紱述稿

教化

亘古以來變化世界之大經大法惟有廣行教術斯爲無上上策歐洲歷代雖已設教乃至此百年間而更臻極盛當教會士人初到遠方傳道之時歐人多藐視之謂以區區一小會而欲變化諸大邦多見其不知量耳其不甚票信者則視爲無足重輕任教士之或去或留不之顧問豈知大德之士傑出於自積力久之餘彼此皆不謀而合不約而同甲會出一二人乙會出二三人或往印度或往中華（到華之第一教士名曰瑪利遜）其傳教旨誰命之一千八百年前救世主命之也既命傳教於萬國雖邪神者人多於鄉隨在宜剴勸改歸大地之主宰以了仔肩是以之數人來

裂而出心念萬國中人雖有或信或不信之殊而終必有相率歸依主宰之一日噫假此絕無僅有之宏願豈近百年來諸大事所能比擬哉夫以上天之心種於人心此眞教會絕大之事業也外此則有化民成俗之良法舉不能望其項背況乎積年累載果能奉行不倦世界獲無窮之益尙非目前之所可比乎

英國教會中人初定傳教遠方之主見告之衆人皆掩耳而不欲聞一千七百九十五年（乾隆六十年）蘇格蘭教會中有數牧師決計撥捐公款以助人傳教於遠國會衆皆謂我徒衍教法之眞傳自是分所當爲之事然救蠻野梯山航海未免駭人聽聞且有一人笑之以爲謂之數人多口而談有類於熱病發狂其所擅場者大言不慚耳豈能擬當大事哉又有一人曰此種驚天動地事業非圓顱方趾之倫所能爲其務欲行

賈三禮賈利下印度設教

之必求諸天、應乎其可、又有一人曰、僕國會科捐以助遠遊之費、然有阻於國是、總之持駁議者十人而九、事遂寢、哈勝者、蘇格蘭富室也、樂善不倦、聞教諸士之說、獨居深念、輾轉經年、慨然曰、傳教遠方、天有顯命、若因人之多言而變、足何以立人世、且何以副天心哉、遂於一千七百九十六年、嘉慶元年檢其財產盡鬻於人、邀同志之二友、齎金襆被、徑往印度、先具稟於英國駐印大商局、請俾准在印度行道、大商局不許

傳教遠國之意、本非起於蘇格蘭教會、英倫賤默德府浸禮會今在中華又名復元會小孔拜堂教士賈利、篤信少年也、幼時家甚貧窶、欲讀聖經而為教士、其父母無以供束脩、乃先學為鞋工、博得蠅頭、節衣縮食、而以其餘力讀書、賈利質本聰明、而又能好學深思、心知其蘊、曾不數年、發舉斷若、即有人延之課讀其子弟、賈利於皐比坐擁之餘、仍肆志於儒編翻

年升爲講堂教授、能聚浸禮會中人、循循善誘、而心中常如有所失、默念天地萬物、皆造化主宰而安排之、乃雖英然還諸國、共向諸神鞠躬膜拜、無異敬天、是不以主宰爲主也、國有二王、必多亂、雖世有二主、其奈之何、久而久之、結念日深、遂恒覺有天命之諄諄、以遣遍異國爲當務之急、然猶豫者垂十年、遠征之志、徒殷蘊積無聞、遂以其意商諸浸禮會中友人、友人聞所未聞、遂皆嗤爲染有心疾、不知貿利之心既定、不特百折不回、且教授生徒之際、益復剴切敷陳、一若天下事無有再急於此也者、又念本會諸友、雖不信吾言、他會必有同志、旋著一書、述明本意、到處分貽、於是漸有人稱其所論極合於理者、一千七百九十二年、（乾隆五十七年）有與貿利志同道合之數友、聚會於克德林府之會堂、創立勸化萬國講主會、會法國拿坡侖皇擾亂歐洲二十年、此爲絕大之禍、

不過區區數寒士先拿坡崙而造絕大之福奇哉會既立矣宜籌經費數寒士竭其底蘊之智合成英金十三鎊有奇（以尋常市價計之約合華銀五十二兩有奇）旋立浸禮教化會爲傳教遠方之鼻祖今會中每年入息多至五萬鎊（合華銀二十萬兩）買利始願不及此今及此豈非天乎（按此會經西先生著書時之數今吾華譯書時相距雖五六年已增至每年入息七十五萬鎊矣）一千七百九十三年（乾隆五十八年）買利附舟而往印度實爲浸禮會中往遠方傳道之第一教士又在哈騰破產遠遊之先印度英大商局聞之遂下逐客令買利正在惆悵之際印度有屬邑曰雨淋哲威爾丹麥國人於此租得一隅之地諸事由丹官教掌（按此即英法諸國在中國之天津上海等處設立租界相似）既聞買利遠來因請教化民人其意至善何故不容遂請許買利居其租界英大商局無可如何也買利得所棲止則大喜無疑英印相去數萬里言語不通彼此格磔鉤輈豈能默喻不知買利天性好學

第四節 設公人會 緣起

其後魏王時已通數國方言君印之日無幾又通印度本加利省之語言文字即取聖經譯作印文惟印度一國有數十種語言文字彼此絕不相同不若中國各省土音雖異而徧地同文也欲教印人誠非易事乃賢利苦心孤詣於二十年之中與同教數友譯出印文聖經凡二十一種

一千八百二十五年（道光五年）歐美二洲大教會已各訂立規模會中諸友既抱教化五洲萬國之宏願皆謂茲事體大幾有數年莫究累世莫殫之勢然使半途而廢不免大負初心於是各在本國別立書院請好學之士入內讀書俟其所學有成分往各國闡揚至理至遠之處皆由耶穌教會中陸續捐金歲取其息以供支用○近來舊約新約各書不但各大國文字無不全備甚至從無文字之各荒島亦爲按其土音創

造文字以合經文而教士足跡所到又必著一同文字典及作文法程以便後學後之欲傳教於其國者彼中備有此書絕不虞其扞格矣教士初往一國往往備嘗艱險或更因之而喪命然其志終不稍廢雖如坎拿大苦寒之境赤道下酷熱之鄉與夫印度國余坑國非利加洲南洋各土人太平洋中西印度黑人雖人極蠻悍而無亂地極炎暑之不調亦皆有傳教之士托跡其間蓋謂若輩習於蹤遐以無學之爲害者耳我輩惟竭誠盡瘁以與之更始彼各國互相吞併之心必漸衰而相助相友以其學仁愛之天心也及英國與中國立通商之約新教會中人即有至中國者既而至日本國又至阿非利加洲內地敷佈以教化無知之黑人總之基督教所至之處必教之以有益之事其大有益於人者在此英國派出之教士約一千人每年需英金六十萬鎊合華銀二

百餘兩十德法等國派出教士四百人年費英金十二萬鎊左右美國五百五十人年費英金三十萬鎊統共耶穌教教士之分往遠方各國以教人爲善者約及二千人教會年費英金約一百萬鎊（按此二十年來畢分入教推數約加一倍不止矣）其心務欲使普天之下無一不受教化之益而後已其志之大直與地球相埒然擧此大事者僅此二千人但觀其外似覺不敷分布也

欲教萬國之人使之同歸一眞主宰而彼此相待如弟兄皆爲天下大莫與京之事非一時可告成功故自貴利哈臘諸人創始以來將及百年不過樹之根芽耳然觀其所作之事則繫於後來者更非淺尠則百年以來不可謂爲過久試以南太平洋中之哈唯島（卽華人稱爲檀香山者）言之距赤道度數不甚遠由哈唯而南凡漸移一萬五百里中海島星羅棊

布、多至不可紀極、然即哈唯一島、歐洲人亦初未知之也、一千七百七十八年、乾隆四十三年 英人苛列、乘坐兵船、往探南洋羣島、南至哈唯、始爲島人所識、但哈唯島內種種山之水土、美至不可勝言、默坐思之、直如世外桃源、令人神往、島民環山而居、其村莊之外、有樹名曰饅首、採饅首而食之、即已果腹、無取乎耕稼之勞也、又有樹名椰、椰上生物如果、果中有椰水、吸之已消渴吻、無藉乎鑿井抱甕之力也、椰樹之皮、可績以爲綫、則漚麻漚菅之詩、可從删矣、其枝可編成小籃、又可爲釣魚竿、則斷竹續竹之謠、可無作矣、其枝連葉可代瓦片、以蔽房屋、不愁風雨之漂搖、則陶旊一業、可無習矣、有草曰酒草、其根有酒味、食之令人醺然如醉、則劉伶畢卓一流、可莫漠然若矣、果中之椰、花中之吉貝、茗中之架啡、但極暢茂、直可不煩經理、而屢屢豐收、又有漆樹、顏料樹、以粘

膠而染色、海中之魚、其鮮可食、彼揚帆漁父諸人、可安坐而食矣、而又山明水秀、足以怡人情志、悅人魂魄、此種世界、誠使居其中者、與人無求、與世無爭、天下而無神仙也、天下而有神仙、當亦不過如是之樂耳、乃世情顛倒、竟舉洞天福地之勝境、畀披毛帶角之蠢奴、嘗苛刻之甫到也、但見島中人捕魚屠狩而生、吹之、掘地得酒草根、入口大嚼、遂終日在醉鄉中、當祭神時、擒其平日之仇人、殺之以實鼎俎、幾若習爲故常、而不之怪、此飲食之惡劣也、若夫男女之事、亦人生大欲所存、乃島人不知夫婦一倫爲何物、混亂錯雜、任意淫媾、分毫不知羞愧、直與禽獸無殊、故島中婦女懷孕生子、不知孰爲其父、而其最毒之俗、不論子女、僅三人而留其一、其更有所生者、孩甫墮地、即喀而死之、或生埋之、此男女之惡劣也、島中人既可事事不勞而獲、則豐衣足食、飽煖而思

淫慾或亦事理之常豈有不飢不寒而尚起盜心者乃島中人貪心孔熾竊盜成風苛刻之兵船泊於海口被竊他物情尚可原不圖船底所釘之銅皮及其鐵釘亦被全行撬去其他荒謬之狀大率類此而島中生齒則祇三丁留一之故亦復年少一年矣○檀香山既與他國通往來數年之後自知昔日所奉之教全不足恃島王下令曰本島中歷代所奉之神今悉不可崇奉遂投無數神像於海神廟亦悉毀之自今以往毋許殺人以祭神犯者罪不赦於是舊教全廢但迄無新教以補其缺其時島中人竟似絕無教化也者一千八百十九年（嘉慶二十四年）美國撥耶蘇會教化會派數教士乘坐夾板船而至哈唯島島王款接甚殷惜王年少嗜酒猝不能偕之大道耳惟數教士已幸見從先學其島之語言梯乃不憚口齒之勞以教島人島人本不知文字為何物而島王忽

殺讀書之與教士即爲其師傅、島人聞風興起、亦來求教、負笈者日衆、又閱數年、島王令島民每閱七日、必停工作一日、以學道而行善、於是漸有人知受禮、知入教、島中有一酋長、生平以戰鬭爲樂、殺人如兒戲、際化得聆教士之訓、痛自悛悔、即日亦隨衆受禮、而爲耶穌教中人、夫以酷嗜殺人之酋長、亦知悔過遷善、尚有何人不堪就範、教事由此日繁、初往之數教士、如入山陰道上、應接不暇、美國教會知之、更派數人前往、相助爲理、遂造禮拜堂、設學塾、知無不爲、爲無不盡、回憶互鄉俗惡、曾幾何時、而全島之人、皆入道矣、夫婦之大倫立矣、禁酒會亦徧於島中矣、島人三分之一、皆入塾讀書矣、蓋前後相距凡七十年、雖歷代相沿之敝俗、間或有潛自守之者、改革良非易易、然究竟自新之人多於洗心革面之人、是以舊染污俗、咸與維新、各有循規蹈矩之心、自無

作奸犯科之事況又能各勤職業絕少貪饕懶惰之人始歎造物多情不任山水清淑聚於繁殖之鄉終淪於傈僳之齷齪也既而入塾之讀書植子能向書室中購取書籍以教其幼子童孫愚夫俗婦美教會中人咸謂而今而後島中人可以自相教授吾事畢矣可告無罪於昊穹矣試爲屈指計之蓋自教士入島以至此日僅五十年耳所糜之金錢僅二十五萬鎊耳夫以二十五萬鎊之英金製造一兵艦尙恐焉嫌其不足而以之教化檀香山全島竟沛然其有餘則信乎教化之可貴也

○檀香山人向僅知全島之中惟王爲貴王之敕教號令不敢不從若有人語以舊法之宜改則皆掩耳而走救世教（按西教有耶穌天主之分而總名之曰基督教亦曰救世教又有從原教者則耶穌教中諸善士所新立者也）中人既亟爲之改政事立法度仿泰西諸國之制以定規模務使他日不能驟廢而後已檀香山王所屬各地本有酋

長以分治之教士又創爲聚議王都之法聚各地酋長每年商議國事一次初聚時王必須發手諭聲明是年應辦諸事俾衆議其可否然後照行教士旋又代造國律無論君民上下皆奉以爲準繩王更降諭畧言繼自今本島一切政事不穀惟按律而行無稍僭越汝等民人若不以身試法亦無懼人擾害之一日於是治國之法旣定即教人之法亦定各地皆立教堂學塾悉仿泰西諸國章程甚至泰西人創造新法不許他人仿造之禁亦復援照辦理則其他可知矣○檀島雖產棉花而價不甚佳教士給以花種而教以樹藝之法花既成熟則教以紡織之法此爲衣被蒼生計也島中地土頗宜種植甘蔗而人皆不解製糖教士亦教之以溥美利島人無禮貌則教之以謙遜和藹漸革澆風繼更教以修橋補路之藝政繼又教以設立報館之良規繼且徧教以百工

之技藝於是區區一小島亦可與諸大國通商一千八百六十七年同治六年進島客貨計值英金四十萬鎊尋常物合華銀一百六十萬兩出島土貨如糖如架啡如藕粉如木植如牛肉牛皮之類共值英金五十萬鎊嗣後更益繁興至國家度支所出年需英金十萬鎊本尚多所匱乏豈有餘貲以振興國是及一聽新法乃籌借國債於他國凡得二萬五千鎊始得暢所欲爲島中人亦咸知奉令承教之可樂說者謂似此絕好地脈絕好風景若使救世教中人裹足不至則何以各適新知而各滌舊習哉且救世教既至治國有法庶事不虞叢脞而覽振興又能去殺勝殘使小民得享太平之福於是昔日窮凶極惡與禽獸奚擇之徒盡變而爲敬天愛人彼此相助且與他國聯爲兄弟之善士則信乎教化之難能而可貴也○南非洲土人種類甚多有曰簡那鴉拿者秉性則凶悍無匹作

事則乖張絕倫而又喜與人鬭以殺人為樂事遠人遊歷而此恆遭毒害雖有土產絕不願與他國通商且歷代未聞教化不知敬天不知愛人亦不知身後之有報應徒以狠戾相恣肆而輒自誇其能當泰西初創教化會之時倫敦會友特請慕法教士偕同志者數輩往教籠邱鴉拿人不住經年幸免戕賊然無一人樂從其教慕法等聒而與之語仍如風過耳邈毫不加以禮察勸之入禮拜堂靜聽宣講衆更悉力拒之慕法等正在無可如何之際忽有一人入堂聽講慕法明以吸食之黃煙其人大喜而去傳述於衆來者漸多然皆為吸煙而來既無聽教豈肯就教中之範圍慕法鎮舌敝唇焦宣揚至德要道而衆人則視以為演說故事教堂一如劇場冥頑不靈已可浩歎慕法等携往菜子種於後園菜苗新茁葱蔚可觀若輩乘招之使來之際盡數翦豬而去慕法

等携去之種地器具忽徧覓而不可得知亦遭若輩之竊矣慕法等以灌園之故隊遂開一小溝若輩則潛掘溝外之地泄而涸其水慕法等所畜之羊或為鑿耶穌拿人戲弄而殺之或更驅羊入山以飽虎狼之腹種種蠢惡情形难宜說者謂似此天生劣質教術將自此而窮不知慕法教士度越尋常發憤忘食者數年忽有轉機至一千八百二十八年道光八年鑿耶穌拿人多願入禮拜堂而変其昔日狎視之態彼此皆潛心靜坐細味慕法所講之語慕法先已為之創造新字至是則救世教之聖經亦已譯成土語即按其口吻而教之查鑿耶穌拿人從前不但不識字亦未見字今聞慕法之訓衆皆急欲讀書即有多人願從教讀從教之後始自覺向者之骯髒又知裸裎相對殊不雅觀遂改而習於潔淨衣褲亦各整齊若輩所居之房舍本有檜巢營窟之風且席地而

坐圖坐而食僕拙不可嚮邇入教而後又效教堂之法以梁棟宇以製桌椅又極羨教師耕田之犁戽水之車及諸農器謂勝於吾家所固有者冶鐵伐木競相仿造凡粹不能學之物亦願購之他國曾不數年入口貨價約值華銀一百萬兩悉以土貨易之以迄於今酷耶鴉拿一族人幾已悉受教化到處議設學塾以教子弟議立書院以教成材慕法等又不憚辛勤自充募教俟其能轉教他人而後即安既而士人之姿質聰穎者果能畢學成之有益於人諸事轉教士人甚有以所知所能推而廣之於鄰境者且語鄰境之人曰凡自遠方來者皆吾朋友不必豫存疑畏之心夫遠人之來非害吾也利吾也蓋至是而酷耶鴉拿人已化其惡俗而為善士更能勤於工作盡力於南畝通商於他國深知以有易無以羨補不足之理而慕法之能事畢矣〇教會所成絕大事

業不第哈唯一島屁邪鴉拿一族已也其最著者尤莫如印度在印度所立之教會多至二十五門其意欲舉印度全國之人而悉教之故歐美二洲之教化會延請教士六百餘衆分道揚鑣各司教育并使業已受教之印人充協理掌教事務庶幾印度全國中林林總總之儔胥歸於一以貫通之大道近二十年中各教士所立之印書局印成聖書三百萬部新學塾通用書二千萬部或贈或售悉已散之四方矣昔教士初入印度之際有人以爲似此大國欲憑一人之口以變澆漓談何容易況印人非未受教化者比也歷代相沿之舊教已有二千五百數十年知有神之當敬知有經之當誦而又自詡爲無上甚深微妙法百千萬劫難遭遇較之新教更爲可寶豈肯改絃易轍以就我之範圍然教士曰吾輩讀其歷古留貽之經典未免有虛無杳渺處印人誠受其惑

而末由自解耳，今惟教之以實踐之學，必有能聽之者，於是習其土語，將救世教之眞諦，孜孜矻矻，傳授於人，旋有人言印度爲我英之藩服，不若教以英文，庶幾印度書塾中學者，不但精通已譯印文之書籍，兼能讀英文之無數書籍，一千八百二十九年，道光九年英國北境蘇格蘭省名師都福至印，設教以爲教印度人最捷之法，莫如以英文爲主，儻使因陋就簡，專教印文，而不兼教以英文，則救世教之道，泰西各種之新學，印人萬難偏喻，於是都福決計立一書院，專教印度高門子弟，閱時無幾，書院鼎盛，讀書者英才濟濟，直如桃李盈門，諸教士亦漸步趨都福，教印人以英文，數年之後，英國總理印度大臣奏報英廷云，都福教士爲印度第一名師，他人即有奇法，均不能望其項背等語，屈計近五十年來，印度少年之讀英書者日衆，夫使但以印人能通英國方言而

論似乎不足爲奇而不知即此一端關繫於印度者實無窮盡故已有明白事理之人知先世所習諸經典無憑之語搖筆即來宜共束諸高閣又念舊俗之宜革者如溺幼孩焚孀婦之類互相儆戒無得故智復萌○印度俗尚之最劣者莫過於土語相沿之喀私德何謂喀私德則略如中國兩晉間之顯分門第而又過之印度分一國之人爲四等而每一等中又分無數等其等既定自鼻祖以迄耳孫與異等中人有相悖而無相合其不通婚媾者無論矣又甚者不能同席而食其不能同治一事者無論矣又甚焉者竟至授受不親於是以同隸版圖之男女如區分疆域之寇讐有欲破喀私德之舊例而相與通融者直似亂命不敬其祖宗也者教師既至見其國合而人分竊疑之事必緣此而漸多因竭力以勸印人曰凡學改主耶穌之所爲者視天下之人皆吾兄

弟、豈有明係同國、而反如陌路、且直若仇讐者、印度奉教之人信之、故向列上上等之波羅門一等人、遇同教有德之士、即使其人平日列於下下等、亦當親遜以教中之酒盞、彼此皆不許託辭遜謝、總之印人略私德之例、諸事一無所便、馴至大有害於國、而後已、今幸印人已漸有知之者矣○印度視婦女爲下等中人、故生女而不之教、及女既嫁而生子女、則雖欲教而茫然不知所以教、教師曰、凡人不教女、實害男、其使女子悉入塾讀書也、便今印度教女之事、亦已漸推放法更多有能讀西書者、欲聘妻之男子、必先問某姓閨秀、曾讀西書否、其未讀者、相攸往往不諧、說者謂男女二人若皆能讀詩書、則切磋琢磨、以夫婦而兼朋友、豈不甚善、故教師徧印宣講眞經、不但教男子、且教女子、初有泰西女教師、分赴印度大小各戶、教其閨秀讀書、今印度閨秀亦有學

業已成而可充教習者○印人既通英文凡英之道德學問法程遂徧通於全境新學校既如林立倘復有加無已印度雖爲古國當未立新學之先數千年如在夢中今則如夢方覺矣徧地之人爭欲學習英文而英之法程印人又爭相誇慕此學問及法程之益也若論道德一門亦各求勝於前印君曾言於衆曰西國教士舍已芸人不殼初視爲無足重輕乃教士一至某地某地即蒸蒸日上一切有益之事皆緣教士而定根基似此明效大驗宜乎有識之士交口稱之也○教士至印創造大事爲時雖暫而其苗已見溯一千八百五十二年（咸豐二年）印人奉教者僅十二萬八千耳一千八百六十二年（同治元年）增至二十一萬三千人一千八百七十二年（同治十一年）又增至三十一萬人（按以此數而論則救世教之在印度者未大興）也教士以善心行善事并求專有益於奉教之人而欲使印人遵一統

之大教、必先使自知其舊教之有欠缺者何在、不能服萬國之人心者何在、始克毅然決然歸向一眞主宰、故各教士於未曾奉教之印人中、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下手工夫所費不鮮、然此下手工夫亦非空費光陰也、印度未曾奉教之人、雖多至數百兆、而旣深通西學、卽知古教有某某事不克服他國之人心、他國智士旣不肯黜信吾教、則必吾教有不可憑藉之事、由是而改奉西教、都在意計之中、故教士之工夫、教人之階級也、迨至棄舊教而從新教、卽沾利益於無窮、安得不佩服弗諼哉、

且教化會之效驗、豈第如上云云哉、必欲一一敷陳、雖著等身之書、亦恐尚有遺漏、今但述此一二事、以例其餘、人之閱之者、知其於此百年中所作所爲、良非小補、而況從此以逆料後事、必更有大於此者、何也

成此絕大事業者、僅數人也、夫昔僅數人而成絕大事業、今已有數千萬人四出傳教、安知後此之效驗、不亦較之昔者而多數千倍數萬倍乎、若更由千人萬人之數、遞推遞廣、遞進遞遠、效驗之多、不更如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乎、異日者萬國之人、必將悉歸於一眞主宰、必將共體上天救世之心、合異國為同氣、人世既永享太平之福、又必將懷永生永樂之奢望、於是教化會之大願、無絲毫缺憾矣

泰西新史攬要卷之十一

英國馬懇西元本 李提摩太譯 上海蔡爾康芝紱述稿

善舉

歐洲列國近百年來之善士皆以濟貧蘇困爲當務之急蓋於救世教救人之本意浸灌滋潤者深矣所惜中更多故日尋干戈殺氣寖盛善氣寖衰泯之蚩蚩仍抑鬱而無所控告然猶幸百年之前往往有學道愛人之君子剴勸各國君臣上下宜以學道植其基救人徵其效是以好善之心類皆固結而不自解昔有英人黑進德聞各國禁錮罪人之監獄以嚴密之過流於暴虐乃不憚修阻不畏穢濁徧查各種苛待囚徒情景旋徧謁各國君王剴切敷陳婉轉勸導各國君王皆惻然有動於中許以改從寬典一千七百九十六年嘉慶元年英吉利國善士惠被福

施立一善會名曰保養局英主嘉其立意之善亦賜金以助之查保養局之章程凡民人之不能營房屋者局中教以測度築削之巧俾之百堵皆興知各鄉落小民不諳居處之法則爲分設居坊而食皆精鑿矣鄉僻閭倉猝購物而不能得則分設小肆以便取求英地苦寒則每屆嚴冬分設粥廠以賑極貧之戶并豫備煤火許貧民向烤以取煖其他種種善事未易枚舉而亦有查驗監獄之意深憫囚徒之遭刑章者歷受無窮苦楚因而奏請從輕辦理其時英大臣羅米禮亦言英國濫刑以還殊干造物之和宜從而末減爲是可見獄囚之宜恤固衆口一詞也各國善士又聞購黑人而奴畜之者幾致視同牛馬苛待萬狀亦亟思設法以救之

○英國平民久戰於外多失其慈善之本心易而爲狠鷙之毒念即當承平無事之日鄉黨朋友偶挾睚眦之怨輒聚衆而欲

試甚至朝廷之上用人行政鄉邑之間濟困扶危本皆分所應爲之事乃意同而法苟不同亦即相視如仇敵孔子所謂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鬭者殆卽爲若輩頂門鍼歟一千八百三年嘉慶八年英大臣某公卒跡其生平行事本非英民所喜今旣謝世宜若可釋然於心矣不謂出殯之時竟有舉死貓而擲其棺頂者又如某甲某乙偶有違言卽彼此設計以相傾陷旁人於甲乙二人雖屬並無好惡然坐視其互相加害而以爲環聽如此嗚呼上有好者下必有甚英君有好大喜功窮兵黷武之心宜乎英民增殘酷之心絕無善之心也〇各國罷戰而歸烽煙漸熄救世教救人心跡又漸流露於日用事物之間其同行一善事者雖或立法參差而念各行其道殊途同歸之旨彼此皆式好無尤當是時也英國民窮財盡流離載道善士思設法救之各府州縣皆有善

堂英京中多至五百所每年收樂捐行善款項在英金一百萬鎊左右蘇格蘭省在英倫之北其省會曰愛丁婆醫學之多尤難能而可貴愛丁婆城中有一極大醫院窶人子染病即可報名入院院中既有聘定之良醫爲之施治又有侍疾之精備稱深調水斟寒暖較之父母夫妻子女之關心幾有過之而無不及其疾既瘳若任令急於回家恐貧病交迫之身失於調養或致舊疾復作新恙迭生也愛丁婆城外又立一調理病後貧人之公所其中房舍既極修潔且飲食衣服無一不備俟其病體復元然後遣歸至入院就醫而實無從施治者當其一息尙存爲之別謀安頓又遣耐煩善辦之人朝夕追陪以慰其心務使病者忘其將死凡事亦隨其心之所欲咄嗟立辦又有生而無依之嬰孩則設育嬰堂以收養之所僱乳母皆令視若所生苟漠然視之者則弗僱

也若聾跛蹣斷者侏儒不特百工皆以其器食之且設殘疾院以養之其何應周到耶求方便皆在家所萬不能得之事又若不願入院就醫之病夫但使報明善堂即有醫生就其家中診視并給以藥其貧婦之臨盆者若使伶仃孤苦無人照料則有治產堂二所到堂呈報即刻撥人前往俟至小兒墮地產婦無恙而後返凡天下治病之善堂大都專恃醫藥而不知此僅得半之道耳愛丁堡又有二善堂延請女名士專教婦女以侍疾之法一年半載後就學之婦女雖非精通醫理而使侍人疾既善調護又善應酬何時應飼何物何病應用何法亦復斟酌得宜病夫過之獲益良非淺鮮要之以上各節無論爲創立善堂之紳董爲伺候病榻之男婦皆特出於好善之誠並無一毫私意甚至有豐衣足食之人亦願不受傭值而甘心執役者噫難矣

英國逆旅中、多有不法之舉、誘人落魄、其何以堪、厥又有好善之人、開設客店、如中國所謂小客棧也者、使貧民有所棲止、又有備察貧民之疾苦者、不拘定格、隨在設善法以救之、又有格外栽培貧病者、不但顧念病骸竭力慰藉以解其纏綿床第之苦、[illegible]發塡溪壑之慾、且熟察其所欲所乏之物、先意而贈之、衰弱嫠婦之不免飢寒者、昔日小康而今中落者、皆有以安之、又有其大善上、遵教會之囑、立一善堂、專養奉教之老而無依者、若聾若瞽若啞、又別立一院以養之、其年少者則教之以力所能爲之事、俾有恆業以免阮饑常盜之歎、又若早失怙恃之男女孩、則有院以教之養之、更有避衆所一區、凡窮無立錐之地者、咸許夜宿所中、○是故英國他省善舉、不必一一論也、即以蘇人生長之北方蘇格蘭省會愛丁婆城而論、各種善舉如上文所云者、已屬仁至義盡、況此外

又有一公所專養流寓於英無所依傍之他國人又有一平糶局遇歲歉而糶貴之際轉運他處糧食平價而沽市儈無所用其居奇然要之皆僅救人之身耳人心陷溺日深救之尤不容少緩藉非然者幾何不因貧而習於下流哉是以無依之男女孩送入善堂留養後即有善士教以百工之技藝教以學爲馴良孩年稍長或當天雨時派在路旁代人洗刷韈泥（按英人穿革履行泥塗中不免沾濡道路恒有稚子代爲洗刷而博錙銖）亦謀生而兼習勞之一策也察其姿性似好爲弄潮兒者則薦之於船舶之中似好爲扒泥掘地者則教之農事善堂有地可耕不必另兆爐竈也蘇格蘭省會主持教養者皆天姿明敏之善士務俾孤雛弱息皆爲有用之材又婦女而至墮入娼寮賣香粉之地獄也厥有善士勸之速離火坑仍現得泥蓮花身而爲創一院以居之此外更有數善會善士專出入於牢獄中凡縲

案監禁之罪因遞加剴勸冀其改過遷善或爲之代覓枝棲足餬其口而滌其非心又若戒酒會者蓋慨英人多耽麴蘖蕩致赤貧因隨處勸人入會趣出於茫茫酒海中也○揣諸大善士之用心不但救人使不犯罪且又多立教堂勸人學道有名聖經會者專刻印耶穌立教之實話或索手以貽之或賤値以售之有名善書會者每年分送善書以數百萬本計仍有一會捐貲教士束脩俾其分赴無暇聽講之貧戶以傳道而救人○又有既救身病卽救心病者貧病之人入醫院籲求療治有良醫以施藥餌旋有善士以進箴規當其伏枕呻吟教之更易爲力而各教士於各自措資以救一方貧民之外更以敬天而學善生存詞冀平安百年後又有至樂之說感動其心每逢安息日期（卽禮拜日）奉教之男婦數百輩分赴會堂宣講古訓遇貧民之入堂者更格外殷勤而親

教之〇英國各大城鎭禮拜堂之多與蘇格蘭大同小異要皆以救苦救難爲第一本義泰西各國亦有同心宜其風俗之蒸蒸日上也顧滑鐵盧大戰以前雖見其端未廣其緒乃至此一百年中彌綸之善氣日充塞於歐洲凡倚浸淫奢侈而不知其終極此豈當時意計之所及料哉向謂歐洲坐擁多金之子豈無但知有己不知有人者或善舉有時而窮殊不知凡若此者自正人君子觀之皆目笑存之而鄙棄不屑道者也其所津津樂道者惟殫心竭力好行其德以裨益於人民之善士若蓋在上必有彰善癉惡之一日終亦不外於此〇總之身列清流者斷無不急於救人之理而且相觀而善相感而興日進無疆不可限量昔若人譯人黑海德記其稱查各國監獄之情形勒碑於英國大禮拜堂深致向善之餘乃就今日以衛世道深冀向善之多尤願有道富家幾

爲設法以救貧而多難之黎元吾知人傑地靈當無有嗒然不振之氣象矣

第一節 大商局之原始

泰西新史攬要卷之十一

英國馬懇西原本　英國李提摩太譯　海蔡爾康芝紱述稿

印度

西歷一千五百九十三年（明萬歷二十一年）英人旃蒂芬森初登印度國西偏海岸，見其富庶饒裕之象，爲意想所不到，民情亦甚馴擾，竊念我等英人若與之通互市，獲利當必不貲，回英後以其所見示印者，著書一帙，中有云印度有金、有珠、有綢緞、有象牙、有香水之類，且甚充美，英京貿易中人聞之，創立通商印度公司，招人入股，以貲厚策謀本，收多財著貲之效，不謂時閱六年，僅收一百一股，合英金三萬鎊（每常市價約抵華銀十二萬兩者、光緒二十年市價約抵華銀二十餘萬兩），且尚有悔於厥心，欲索公司還其股本者，然勇往直前以求公司之速成者，亦頗不乏其人，一千六百年（明萬歷二十八年）森明英

女王以利沙伯准立印度商務局，遂與印度通貿易，其始獲利雖尚不菲，祇以資本無多，時虞窘肘，更有船貨俱沈，本利盡歸烏有之時，似未能目爲利藪，然觀其氣象，則殊有月異而歲不同之概，故入股者漸多，商局總辦得所藉手，又設分局於四大地，年中入息，豁除諸費，按例而酌之，如和蘭、如葡萄牙、如法蘭西等各商人，皆紛紛接踵而往，又有商局以外之英商私往印度貿易，例亦在所不禁，乃商局必逐之，科罰重金，勒令回國，未免倚恃勢力，欺壓儕人。一千六百四十年（即崇禎十三年）商局初於印度之東，馬特拉司海岸築立營壘，裹印人以爲防守之兵，是時所用兵器亦不過弓矢前矛肩之屬耳，而以商務兼辦軍務，則此實屬創堅求之漸也。從有百餘年，而英法二國不勝歐洲乾淨土，固已淪爲血戰之場，即美洲之江湖、亞洲之山林，英法之人相遇，亦往往各爲其主，

苦戰不休。既而歐洲之大戰局。法為英敗。美洲之零星小戰。法人亦不服復逞。獨亞洲印度之役。則法強於英。法將駁澄雷師。素有聲於時。卒於至馬特拉司海口。驅逐英人。英人望風奔潰。且駁澄雷師甚有幹才。凡提兵行諸事。類皆應弦合節。故其氣勢所至。規模所定。大抵稍緩須臾。即有法人為印度主之勢。而惜乎其可暫不可久也。兩局少年克雷飛。以翩翩書記之才。素不嫻於軍旅。然目擊在印英人受欺於法。不禁義憤填膺。一千七百五十年（乾隆十五年）首舉義旗。招同志而亦未經戰陣之英人數輩。兼募印度士人。悉以軍法部勒之。就印度南境象皐梯省之亞柯忒會垣駐紮。法人及印度士兵不計其數。進攻亞柯忒。當會不下。遂圍之。克雷飛防守甚嚴。卒不能破。且不第能拔已也。屢出戰。又設奇計。闖圍師隙處衝突而出。大破法兵。重圍遂解。適法提督駁澄雷師

第一節 大局漩流

奉召回法，衆呈法衆，無敢與英人敵者，從此在印旅人之散埠者，仍與若英商焉。

初英國商局之立於印度也，貿遷有無之外，本無大志，至於構干比戈立矛之禍，最足誤市廛之營運，故不特不肯作是想，且亦不願有是事。然時勢所迫，法人既肆鴟張之焰，英人宜籌魚麗之防，馬特拉司海岸已創先聲，亞柯忒省垣又雄，後勁商兵之集，遂有有墨莫敵之情。馬特拉司地方之東北有一省，曰本加利（又名孟加利），為印度土王多喇所轄治，其屬有大海口，曰卡爾哆搭，英人於此設一商務分局，與土王土人皆無所損也。一千七百五十七年（乾隆二十二年）六月間，多喇土忽率師至卡爾哆搭，占踞分局，英總辦跟蹤而遁，多喇王部下搜獲英人一百四十六名，繫之獄，獄中地勢迫狹，不難容此多人，而乃強令就範，遂致胸

背相毘連幾於不能轉動且又黑暗而沈悶不啻置身地獄之下有閱一宵已死二十三人英商聞之悲憤交集共議復讐之舉是年臘月間部署始定凡有衆三千二百人即由商局舉克雷飛為統領率之至卡爾喀搭多喇王聞警盡出其士兵六萬人禦之於潑刺腮海角克雷飛見其軍容甚盛既懼且怯乃集諸友亦勸克雷飛斂軍而退無以區區之衆餒虎狼之饑說克雷飛心以為然忽又轉念曰我之此來可報仇也不戰而歸憤何能雪且亦安保多喇王之不我追哉遂下令逆迎多喇王潑刺腮營壘多喇兵空壁而出以壓克雷飛之軍克雷飛號令嚴明指揮精整曾不數合斬其梟帥殪其前鋒但聞胡哨一聲本加剌兵頃刻星散克雷飛鳴金收軍檢覈軍籍僅傷亡七十人耳乃本加剌王多喇遁逃全省戶口三千萬人盡歸克雷飛轄治而商局割據

第二節 得印始原

印度之地自此始矣

溯英人至印度設立商局之本意不過欲得其珍珠綢緞紗布之類以銷流於英國而取英國所有之哈喇呢子、（呢子以所織之地爲名詳訂所四卷）及刀鍼等鐵器、銷流於印度一出一入藉以牟利耳用兵實非得已割地更非始願、不圖印度土王非但不保護旅人之義更日肆其侵陵商局乃迫而謀自保謀自強既割本加利省以爲英商之業局面志向與前漸不相同、與本加利省鄰近諸地亦漸爲英商所蠶食甚至南境幾舉一省名雖由土王轄治實則凡事皆須稟命於商局然後定奪其威權之盛如此蓋自此以後五十年間不但成一大商局已也凡國家政令所應爲如徵賦以供度支養兵以資彈壓無不引爲己任於是以大商局而爲大商國剏生民所未有而況兵精則有財餉足則有勢但過有害

於商局之事、迅卽調兵平定而印度之散族類數小國盡折而入於大商國矣○若論商局之貿易則絲未見有起色也、英商初至之時、大約股本百鎊年獲利金六鎊、後漸增至十鎊則年息一分矣、有一次結帳、每英金百鎊之股本分得十二鎊十先令商情大悅然旋又逐漸減損、依然年息六釐、○商人謀什一之利、賤徵貴賣徵賤童而習之斯克壯而行之也、今乃強預國政天下豈有不學而能者、英學士師米得雅堂爲講求富國策之第一名流、一千七百八十四年乾隆四十九年曾纂之於書曰余恒聞人言大商局之在印度宜何若也、或又謂大商局之於印度宜何若也、藉藉者不一而足、夫使英商治印已臻美善何勞局外人之借箸而籌哉、英宰相知其不足以治國、遂於一千七百八十四年乾隆四十九年訂立章程畧謂駐印之文武員弁、今宜請英廷調派印度內治之政亦

歷飭英廷會商局協理於是印度一國改隸英之藩服矣○一千七百九十八年嘉慶三年英廷初簡爵臣惠來勢利侯為總理印度事務大臣察度情形即謂前者治印諸員所見未免太小本爵之意我英治理印度凡事宜多求善法到印之官務擇清廉慈善一流人而其尤要者兵額宜增而不宜減務使民有所畏而內不亂民有所恃而外不懼謀既定遂以整頓軍務為治印度之先務計惠來勢利侯總理印事者七年印度土王不服英政者四國俱皆以兵力削平之所得之地與法蘭西全境相埒歸其印王之退無後言者則皆與之立條約并語之曰爾等王若肯與我英同心協力政從其善法從其新則可同享昇平之福矣○惠來勢利侯總理印事之初國庫每年入項僅英金七百萬鎊及其去任已年入英金一千五百萬鎊矣其時所屬之人共七千五百萬人伍

之兵籍隸英國者不過二萬名印度士兵多於英兵者三四倍○當是時也英國挾印度之權藉印度之勢以箝制於印民者幾無所不至溯英人未至之先印度諸小國星羅棋布日尋干戈民不聊生良可浩歎英國權勢既盛與各小國立約之際必以安戢爲戒各小國畏英之强彼此雖有嫌隙亦皆相忍而不敢職昔年回教中人恆欲强逼印人信從其教不服則以兵革從事此異教之禍也印度族類繁多其部落之强者往往恃衆悖理恃其凶悍以欺其儕此異族之禍也各國疆域褊小貪心孔熾直與盜匪無殊鄰國稍有積蓄必思有以奪之此鄰邦之禍也英之權勢既定回民不敢逞强族不敢動兵人不敢暴英之福印者至若印王之尚未歸附於英者往往殘虐其民民之財產亦皆得而奪之疆習相沿民不堪命總理大臣體察既確設官於其境察其情有爲

土王代治其民人而給土王以歲俸諸事不許顧問象拿格省之西有地名梅鎖者亦一省會也因徒踢破逐其王而據其地英官知之逐去踢破俾舊王得復其位梅鎖之民大悅梅鎖之西將逾西海有馬喇以省其王初本甚恨英國至是則恐鄰王之侵擾改而求英人爲保護主梅鎖馬喇以兩省之北曰醯箇喇叭大省也已歸英官轄治總理此事大臣遣官駐其王都王欲有所舉動必先關白英官英官語人曰醯箇喇叭王左右心腹諸臣遂設之謀百弊叢生若不以英權相鈐制恐內亂之起非一朝矣自時厥後印度南半國諸省民人類皆安居樂業大有雨後有人耕緑野月明無犬吠花村之慮以視向日君民上下近鄰邊族之積不相能者相去不啻霄壤矣

商局之有督辦貿易是其專責至萬不得已而謀人之國侗尼寮各處

歎曰今奈何以國事而談商途哉我來印後某年某月正值互市之際烽煙猝起竟致資本全拋尚有何顏以對股友此商局督辦不欲戰之明證也而英人之有股分於商局者每值倫敦公舉新督辦之時必共諄囑之曰此後宜以商務為重儻不可再出於戰亦不可有拓土開疆之念商務既為公衆與衆商必有同志豈肯貽域外之譏以致失局中之生計不謂時會所迫又不得不出於戰且無戰艦護務而仗資國而又不得不占其地似此情形直若有人在邊隘之外目眈心招定使英商不得不戰也者噫異矣商局又恒與各土王立約以保彼此相安乃曾幾何時背約者已起大礙英商之利益無奈又遣兵旅然仍歉念曰此懲一儆百之舉也此地既為商局所踞其餘料無有不遵約章自取覆亡者矣○印度大雪山畔有古兒未者小國也其民皆獷悍而無

禮歷代以來無有能安坻之者商局惡其騷擾率師往勦而取其地正歐洲滑鐵盧大戰時也商局之威權從此直以雪山爲界限矣〇印度有賊黨曰平大利人非一族類非一國專糾各地無賴伺隙而迭擄掠焚殺無惡不作商局遣兵隨處搜勦務絕根株於是商局安印民亦安〇緬甸國與印度爲鄰時與商局相齟齬商局勸使言歸於好而倨強如故至一千八百二十四年道光四年不得不與之相見於疆場緬甸人不能禦遂南半壁之地盡折而入於英其時商局中人皆謂緬甸儼然一國非印度土王之比今亦低首下心受我約束鎖鑰而商務在此舉矣〇一千八百三十九年道光十九年俄羅斯人在印度之北勾通阿富汗國以窺印度於是商局逐其故主而更立新君新君本與商局情投說合擢之於此可作外藩商局又派一委員駐其都城凡保邦制治之

孟買部西北又附近地

要隘皆可與阿富汗新君同心協辦更撥兵四千名戍之而不料其竟遭浩刼也一千八百四十二年（道光二十二年）阿亂又起戍兵且戰且退糧食既盡然猶存軍火亦空諸所有阿富汗人則遍地戰鏖追殺英兵飢寒交迫疲弱不可復振四千人中倖倖而得返印度者僅有一人其餘三千九百九十九人非餓死即凍死非遭阿富汗兵殺戮而斃死即遭阿富汗人擒獲而處死者後更僥倖而被擄生還者亦僅三數人此英兵臨陣以來未有之敗績至今過古戰場者猶有餘痛焉而英國將大怒續調雄師至阿富汗攻破其都城然不敢久駐阿富汗遂大亂印度之北有沁得省者本亦土王所轄治附英兵敗績於阿富汗以後羊質虎皮之衆不足畏也遂欲攝為估踞印度之英人以恢復舊物一千八百四十三年（道光二十三年）英將腦皮兒率英師二千四百名往征沁得

沁得王率印卒三萬五千名禦之於迷也你甫及交綏印卒望風奔潰無一能與英師戰者越數月印王又率衆而起英師又敗之於態笛喇臥省從此沁得省全境亦歸英屬矣査印度土王類皆恃勢而不知理縱兵而不愛民沁得土王尤甚其弟兄子姪之欲得獵場者往往燒燬民間數十村莊而闢以爲禁地民皆吞聲忍氣不敢鬥我於此圍場中有若干處焉也五江省屬至此民漸形窮而困由困而賊而盜徧國皆亂號歎之災歲以爲常道殣相望民不堪命腦皮見既執沁得之政不過數年四境太平雖遇饑年猶但以糧食而論食之不盡紛紛售之於境外則其盛可知矣沁得民人前以迫於飢寒出而爲盜賊者今皆坦然回家安居樂業從此既富且庶娛樂無疆都人士女殊異乎五方西都賦諧不啻焉沁得道矣○沁得之西北又有一省名曰亭齋譯即五江

也中有一種人曰西氣死、今中國上海等處充巡街捕者即西氣死人也亦與英人相齮齕、英兵欲平定之、乃南至京齋邊境、西氣死人已漫山徧野而來、直入英境、以逼英兵、一千八百四十八年道光二十八年某月日兩軍遇於磨特氣、英兵易之、而西氣死人殊死戰、英兵相顧色駭、謂自入印以來未有勁敵如西氣死者也、竭力相持、卒之未分勝負而罷、既又遇之於奇綠利紗、大戰竟日、英兵小挫、越日復戰、英兵悉銳赴之、西氣死雖敗而行列仍井然不亂、無他處印兵各自逃生、首尾不能相顧之況、後又戰於二要臘、西氣死皆不能敵、始降於英、英兵初意但欲京齋王禁商局之舞弊、未嘗有滅之之心也、今西氣死人勇悍至此、殺之必多反復、一千八百四十九年、道光二十九年遂收京齋全境歸英管轄、〇印度有武德國者、隸入商局垂五十年、英人視其王如子弟、遇有危機、英必設法保護、是以能屹然

自立不虞鄰邦之侵軼乃武德王特有興援窮凶極惡凡可以酷虐其民者無微不至武德民人憤氣所積抗不納賦王竟命其部卒挾持鎗刀炮械威逼不休前後二年殺人一萬一千有奇民皆朝不保暮四散逃生一若春秋之梁伯使民懼而潰也者以金城湯池之國漸變為兒燒餘火之場商局憫之一千八百五十六年咸豐六年總理大臣以公牘諭武德王退位全國庶政悉歸英人治理於是西北三省悉平印度兵革之禍從此可期淨盡矣（）綜核英人轄治之地北方直至雪山為界若以歐羅巴全洲較之但舍俄羅斯國境而外截長補短當亦不過爾爾也每年入款多至英金三十一兆鎊以尋常市價計約合華銀一萬二千四百萬兩所屬男女多至一百九十兆名口此外又有小國如土司之類者計四百五十處亦屬於英其人民亦有五十兆名口故昔日之在英京僅有英金二三萬鎊

之小商局今日之在印度爲有男女二百四十兆名口之大商國矣假使創議小商局之際有昌言於衆者曰此局俟至某年當有廣土衆民如上云云者其有不目之爲狂易詆之爲瘋癲者乎况以瑣瑣之商務而欲舉堂堂之國事引爲己任其始亦豈有人作此想而爲此言哉○按上文五節皆言英商平印之事下文宜舉英官治印之事西國一切善法皆將行之於印度而不知平印以後治印以前尚有一鬨所未聞之大亂也

英商局之治印度也弊實孔多然裨益於印民者已非淺鮮印民嘗言英人未來之先民閒雖亦有沾國主之恩澤者然未能有加無已也英人既來民之性命既幸平安無事民之身家又可保世滋大以及其子孫從無貪官汚吏婪索絲毫之禍故殊感英人之德乃有素不願奉他

教中人爲主之回回教則日積月累恚懟滋深又有印度之波羅門中人深恐日後之漸滅其教法也心亦不免懐反側既而謠言四起謂英人欲強逼各教中人悉改而奉救世教印人不以爲僞而反皆深信之其故何歟英人之主印度也但見印人所奉教規有爲風俗人心之害者禁之恒不遺餘力印度向有殺人以祭神之禮英禁尤嚴間有自殺其孩媚神以求福者不但禁之於始又懲之於後而治以擅殺子女之罪印度人死出殯之際男柩恒用火葬死者之妻同入火中以殉人皆敬之以爲節烈之婦英人治印而亦禁之有潛犯者其罪與殺人同科印人以寡婦不肯殉夫而偷生視息者爲不祥之人故終其身不齒於人類英人定例則謂寡婦可以再醮與鰥男另續琴絃無異此皆一千八百五十六年咸豐六年前事也印人積怨於心恒恐久而久之印度全教

皆適英廢學以謠言之起不啻鍼芥之相投且英人亦有俗尚與印人大不相同英人之家規印人相率鄙夷之謂不如印度家規之整肅又見英人徧築鐵路徧通電綫皆惴惴焉謂將來世界不知變遷何極至印度各舊王及其苗裔則以大權被削之故更仇視乎英人波羅門之人本皆以讀書而居上等（按波羅門教中人即如中國之儒生）今見世重西學而不重其學尤不免揑造黑白簧鼓小民於是上而王黨中而士類恒以英執印政後必大害印人之說曰訏國人而申儆之下而民黨亦承流希旨肆其誣蔑且謂攬觀世運英之權勢已足如海潮然滿而必退如月輪然圓而必缺語雖無稽而印人聽入心遂皆謂時會已至印事應易他人為主矣○當是時也印度額設防兵二十七萬餘名籍隸歐洲者不過四萬五千名其餘二十三萬名皆就印度招募溯英人初掌印權之際所募

印兵間有叛者卽治以極重之刑於是印兵不敢反及承平日久主將乃懷之以恩於是印兵不忍反英之文武員弁以及商民人等皆稱印度土兵之忠爲各屬地之冠萬不料至此而忽然大變也然英人初亦未之防也一任乘機思亂之人日在土兵中播散流言使有二心於英且曰汝若待英而失忠心必將反已所持道心又云英人治印之日已滿若有再從英人者日後必有何等之惡報以及其身若有不從英人者日後必有何等之福報以及其身而及其子孫腦皮兒總戎前卒沁得省者也先曾慮及有變至是更察微知著且以其情密報於上游既而有他武員亦以兵情忽變告且土兵藐視長上之心日顯或軍中有令遣某隊士兵充某役則竟昌言曰此非吾輩應爲之事也故有時或勉强承値者有時竟抗不奉令必俟統帶官曲與周旋始或唯唯聽

命甚苦之與印兵籍貫不同言語不通風俗不齊教法不一本有格格不相入之勢今更偏膜而無以相合但覺兵心叢變而莫知其致此之由○一千八百五十七年咸豐七年正值改歲之際英官始訶知印度舊王與士兵通聲氣遂皆慄慄危懼若將隕於深淵然雖心知其故而未忍手刃其人惟欲動之以情感之以德潛消其桀驁不馴之氣更恐此或偶然之舉動我誠惟以靜鎮爲主俟兵心自悟而忽明則反側自安既刀拍張若無所施其技遂亦不甚設防印兵乃頗習而安之向日月照風雨之氣象已漸覺雨過天青矣而又誰料軍中忽有一瑣事印兵誤會其意倏忽間全局盡翻幾致不可收拾哉○印兵習用之元旋鎗新鎗輕時有螺旋紋者昔時舊式之欵式甚舊是年春英官下令改用新式之恩飛鎗印兵見新鎗精於舊鎗直同珍玩故皆相顧色喜亦豈有意外之變但新

銃之彈務期與鎗管相緊湊開放始更得力故其彈入鎗微覺艱滯而鑄鉛皮彈之人心知其故爰有以油擦彈之法彈得油而滑入管即易於從事此亦無所謂觸忤也英官爰以豫備畜類之油如牛油羊油等皆是以給印兵而不用土產之油如菜油豆油麻油說者夫同一油也用土產之油與畜類之油豈有差別英官亦漫不加察故有是命而不知絕大關繫全在於此軍令甫頒兵心大憤頃刻間遍營皆知較之電綫傳音尤靈尤捷蓋自開闢至今未見有此震動者但聞回教中人曰油中必有豬油是勒令我故犯教規也印度土人曰油中必有牛油是強逼我不遵教法也遂皆曰向日謠言英人欲滅我教今果然來印度徧國人又皆曰不料英人竟用此法以滅我波羅門教而使之不得不從英教哉則皆歎息不知所措且衆士兵共以為天下之事無有更大於

此若我而曲從君令則我身及我子孫既犯律以害咯私德不但今世永無超度之想來世亦毫無指望矣而且離伍歸家之際戚族朋友必不齒我於人類尚安有酬酢往來之一日於是以憤怒之心易而為畏懼之心彼此皆鶻鶻突突瘋瘋癲癲旋又以畏懼之心易而為狠戾之心四顧徬徨既張狼顧勸之不听禁之不從印度總握大臣知此事失於檢點禍懸眉睫星夜繕發文諭徧貼通衢飛遞電音遍告各處若曰本大臣聞汝等之言實屬出於誤會英人斷無此心今與汝等各兵約如其尚懷疑沮此後擦抹銃彈之 油悉憑汝等自備汝等喜用何油即用何油各核兵官毫不過問挪勸 至於官中所備之油汝等不必擦抹可也此種告示實已深切著明然軍心已變民心已動良言千萬語不啻左耳入而右耳出讒言一二語即已浸於耳而迷於心又起一謠曰

不特英官强我輩用其油也卽不用其油而包裹鎗彈之紙已爲油漬矣又有一謠曰英官給發軍糧之際已取牛骨磨成細粉而摻入白麪之中矣諸如此類不一而足故英國執政大小各官雖皆竭力剖辨不啻唇焦舌敝筆禿墨枯無一人尙肯姑信者昔日之忠心已撇在九霄雲外卽圖報英恩之心亦已一筆勾銷甚至印兵素畏軍令相與欽服之心皆逝入於無何有之鄉但謂英人蓄意以加害於我而有大恨心使我負罪以受譴於神而有大懼心而已○兵心之變至此遂動乘機取利者之心武德王者前以酷虐其民爲英人所放逐者也使其心腹游說各兵云若有能隨王以叛於英而復武德之位者必加優賞回王某之地昔爲英佔而仍給以歲俸及王卒其子南南（讀如南無之南）薩喃伯請襲故父之俸於英而不許心滋不平至是與其故父之舊臣私定秘計

日在兵間肆行煽惑衆兵初以其爲回教中人未肯遽信若輩又設各種假藉之法兵之願從者日衆皆謂先時謠語有曰英佔印度不過百年百年之後必歸他主今則時已至矣謠已驗矣事宜如此矣

第七節 米魯忒亂

印兵謀叛之禍先見於米魯忒一千八百五十七年咸豐七年五月初十日叛兵遽起戕殺英官及其婦孺既而回王歷代得治之德里亦反駐守德里之英員亦遭毒害叛黨聲言我輩回人將復回王之位以繼先祖大帝之基業是月杪駐防本加利省之印兵二十二營同時亦反不特籍隸英吉利之人不克免於死亡之慘凡遇歐羅巴之遺種皆不問其爲何國籍貫盡行殺却以遂其斬草除根之私意

第八節 孔坡亂

武德省之屬邑曰孔坡亦於六月初旬遭叛兵之蹂躪且慘酷殘暴殺戮人理實爲古今所罕有當孔坡之未陷於叛兵也英總兵惠勒師其

部下歐洲兵三百人設守歐洲人之寓於孔坡者皆倚晦勒以自固南
南薩唏伯率叛衆以圍之前後二十日無日不鳴礟以攻城登陴捍禦
之歐兵一百名已陣亡矣晦勒知不能守因與南南薩唏伯約曰若能
容吾輩出奔以此全城敬犒麾下南南薩唏伯陽諾之歐人乃扶老攜
幼挈妻抱子迤邐出城尚存敗殘兵二百名竭力捍衛以爲脫虎口而
慶更生矣及至一水次正欲具舟而渡不料南南薩唏伯伏兵猝起前
後左右鎗似雷鳴彈如雹集頃刻之間歐洲諸少壯半遭殲斃有被拘
囚者遝婦穉二百六人悉數被南南薩唏伯之衆擁解入孔坡城擇其
少壯者不論兵商士庶逐一用鎗擊而死之而鎖禁婦穉於某公所一
廠屋之中越十八晝夜衆皆苟延殘喘以待援師是日傍晚忽有五人
佩刀入廠反鎖其門即拔刀以殺婦穉其在廠外之叛兵及土民等但

第九節 平亂

闖廠內觸打仗哀號聲相間而起之五人皆刀鋒與頸骨相劘斫以致缺而易新刀者凡三次所有婦稚二百六人盡作刀頭之鬼翌日南南薩睎伯命人掘一大坑撩棄各屍於內而揜以土嗚呼事之殘酷孰有甚於此者哉英人聞孔坡之被圍也總兵哈夫祿率師往救而已遲二日及至廠屋不見一人但見滿地朱殷汪汪成渦尚存婦女及孩童之衣褲浸漬於血泊之中傷心慘目有如是耶哈飛祿等審視久之以爲若甚忍於婦稚之流行此慘毒實皆罪不容於死於是衆皆怒髮衝冠勇氣百倍誓必擒殺此獠以紓公憤

印度全國是時皆叛於英僅地千支歐人遇之必遭戕賊英人尚欲求一片乾淨土以爲立足寔屬難乎其難總理印事大臣嵌凝蔼目時艱棘心世故當至危極險而不克自存之際忽念百年前克雷飛掃平印

度之勳業震古鑠今我輩亦猶是人也前型宜法後效宜圖若徒畏葸而忘仇怨其何以自立於宇宙之間諜報叛兵皆聚於北省乃撥調東西南他省之歐兵赴期進剿又聞英國與中國失和頃有兵船載英兵至中國總理印事大臣函牘星馳截留以救印度之危局英國又與波斯國微有違言英威波斯以兵力波斯王自願謝罪而言歸於好凱撤之兵亦奉總理印事大臣撥調至印兵力漸厚且更以各種慘情奏報英廷請即飭派大兵星夜至亞洲助戰部署得定明知亂萌雖熾不久必可掃蕩然救兵未到之先雖日夜焦勞不免備嘗險阻也○叛衆起事之初作孽多端可惡莫甚於兵之由中國波斯國奉調而來者爲數縱屬無多而一聞叛黨慘無天日之事無不切齒腐心謂我國中婦穉何辜丁男何罪乃彼若輩肆行戕殺此讎不報非丈夫也故一人可

敵十人之勝即千夫可抵萬夫之雄一千八百五十七年咸豐七年七月七日距亂黨起事之期已二閱月矣英兵一小隊共二千人總兵哈飛綠統之從耶喇哈以成師而出直向孔坡進發哈飛綠本泰敎而好善之士與前在中國立功之戈登齊名在營四十年由末弁而洊升副將皆受人節制從未獨當一面今初爲統帥歷時雖不過數閱月而旣顯其才又彰其德所成之功業使人感佩於是出類拔萃之英名鵲起於亞歐二洲間矣○哈飛綠出師之前叛黨之踞孔坡者已數禮拜矣每七日爲一禮拜武德全省之人悉聽南南薩喃伯之指使乃南南薩喃伯性成殘刻全不知爲政之道省中匪類四起陽與叛兵相援應陰爲遂其焚掠殺奪之私哈飛綠師行所過但見各府縣城池殘毀村市邱墟商賈銷亡民人離散種種慘況不覺涕零憶昔日英師之取印也所到之

處以安民爲首務部下士卒無有敢殘害良民者今此地已無英人之蹤跡、印人卽不免流離載道之苦一任亂黨之搶奪殺害而呼籲無門、且不但印民無人保護已也凡英人所創之良法美意如禮拜堂則已污穢不堪矣如電報則砍其竿而斫其綫矣如輪車鐵路則以礮火轟而壞之矣、如道旁計里之石碑、則又皆掘而碎之矣、蓋叛衆皆以爲英在印度之權勢、必將漸淤殆盡故凡英人所設之萬事萬物皆應使之不留寸草云、

南南薩喃伯部下叛兵、復有羣賊加毛之擲亦有礮械以助凶鋒乃三遇英兵而三敗、哈飛綠總兵遂於一千八百五十七年、咸豐七年七月十七日克復孔坡孔坡既克賊黨大懼南南薩喃伯不知所之英軍中下令搜捕、而不能得至今三十餘年仍復蹤跡杳然殊可疑怪或謂已死於亂軍之中然亦毫無憑證也哈飛綠卽統全軍

向露克拿進發、露克拿者、距孔坡英路一百二十里、約合華路四百里許、即武德省之都會也、印度土王前居於此、其民人約有七十五萬名口、爲英在印度最後得之地、雖議立新法、皆期有益於其民、而民終不服、英官增收商稅、尤拂民情、且前在舊王朝得受厚祿之官、一旦失其所固有、已視英如眼中釘矣、又有昔日之富室、良田萬頃、自祖宗以傳其子孫、貧民佃而種之、核計足以餬口之外、有餘皆歸田主、是以富者益富、貧者益貧、英人爲政、倡爲均田之議、貧民未必感英、而富室之仇英者積而不可解、此外更有昔日之額兵、英人盡革其名糧、而使之歸農、各額兵既無官糧以餬口、遂念舊君之恩不置、是以渠魁桀黠之徒、振臂一呼亂者四應、全合省之舊紳巨富革弁豪商、漸皆反英而思故主、露克拿坡內英國設有巡撫等官、亦有英民數輩、雜居於印民之中、武德省既

反露克拿英國官民日在黃圍中、插翅不能飛出議者謂區區數英人、豈能抵禦全省之叛黨實已危在旦夕故哈飛籙既克孔坡即以救露克拿為第一事○英國所命武德巡撫之駐於露克拿者、為老倫恩亨利、亦奉救之諭上也、才全而德備既聞亂耗、日夜戒嚴猶幸亂民非同時起事、得以次第繕備守具、亂黨圍之數匝、招之為降將軍、毋俟為斷頭將軍也、而老倫恩亨利、心如鐵石、聯將俱僕、率其部下零星之衆、竭力守禦甘死不降、是年六月杪老倫恩亨利欲寓居露克拿之英國婦稚、同入撫署、而虎狼之衆思欲攫肥而噬者、已環繞於其四面終日砲聲不絕、且印度砲隊早經英軍中教習、精心訓練、鳴砲皆有準頭合圍不過二日一開花炸彈、墜於老倫恩巡撫諱亨利之身畔、轟然怒發、立即陣亡、叛兵更安設砲位、擊準撫署之地勢、輪流轟擊撫署中牆坍

膛銃彈破門瓶碎片之所穿過者幾致無處無之受傷及過暑之人亦甚眾且天氣正值酷熱小孩之因病而死者又幾無日蔑有受傷之人無從求治遂更多因傷而死者然英人仍忍心放膽堅守不去不以傷亡日眾而稍渝其心惟究竟英人少而印人多救兵若不速來恐不免同歸於盡矣○英人苦守歷三閱月之久無日無警危機百出自問皆有死之心無生之望矣十一既接信日英將往援稍真信存一線生機者則祿往往賜人傳遞哈飛祿率英兵已破孔坡將來救護亦會矣故英人仍忍死守之不知哈飛祿雖於七月十七日克復孔坡然欲向勒克拿進發乃其程一百二十里中節節皆有叛兵步步皆須苦戰直至九月二十五日圖城中英人但見大街小巷擁擠印民且有攜帶餱糧之類挨擠不堪覩其情形似將相率逃生者正駭愕間又聞砲聲大起急對

準備、而彈子皆向外飛出、無一入城、於是衆皆知救兵已到、若輩闇識
退哈飛綠也、然皆恐哈飛綠或亦敗、與我輩仍無生路也、於是又惶駭
無措、歷數點鐘之久、忽見英兵從街道間直趨據署、共知哈飛綠總兵
已至、紅男綠女、類皆奔出署外、淚隨聲落之未已、旋又笑逐顏開、各不
知置身何地、啟口何言、然哈飛綠但以救人爲急、抑未知圍城中人、倘
有無噍類否也、故不暇他顧、但帶親兵一小隊、從賊舖間插身而入、不
料一入露克拿城、兵圍又合、哈飛綠之救人者、亦日坐鎭匪、反勞人
救矣、不得已督率備入之親兵、備選被圍之殘卒、相與竭力守禦、又歷
二閱月之久、英提督嵌勃率英兵五千名、來救露克拿各英兵、有與於
孔坡之戰者、曰睹孔坡婦稚慘死之苦、憤恨無從發洩、又恐露克拿婦
稚亦蹈孔坡之覆轍、皆忿欲直入撲署、拔出火坑、與兵仍竭力抗拒、壘

戰甚苦嘗勒大溫神威舞動大刀當者輒死始得馳至武德巡撫署中挾各婦稚突圍而出路飛綠則仍守露克拿不去然身在行間五閱月焦勞過度竟染痢疾而卒人咸惜之至其救露克拿婦稚之功尤不可沒也

第十一節 至德里

米爵武之印兵既戕英官而殺歐人深恐英兵來勦俱相率而之德里德里者回回教王之故都其中居人似蒙古特穆爾(特穆爾元漢帝之裔孫也明時嘗寇中國年七十歲人於明史作帖木兒今據欽定本改正)之後爲信奉回教忽見米爵武之拔兵蓋地而來不但不思攔阻且甚喜其勇幹一千八百五十七年(咸豐七年)五月十一日偏搜德里城中之英國官弁兵民人等悉數誅戮惟先機遁匿於樹林之中者始免於難德里王見事已如此遂任人之慫恿即日懸旗起事惟米爵武兵兩處戕殺英人不過誤信誠教之謠言憤激而思橫決

初未有抗拒英兵之長策也至是始眞從德里王同反叛藩王之調遣矣○米魯忒叛兵既遇英國馬步兵之駐防米魯忒者無所事事至五月二十七日整隊而往德里六月初三日又有英兵從思叭剌至德里德里士兵皆不許入城血戰而次士兵不能敵入城自保英兵在城外一小山顚駐紮山麓間遍築堅壘德里王萬不能破然英力殊薄亦斷不能破德里城也兩軍相持三閱月士兵日在山下叫罵以抗敵英兵惟竭力堅守以待援師至八月間始有英兵運大礮而至以利器佐其勇略遂破德里又因此數月中士人在他處慘殺英人英兵憤怒莫甚既入德里殘殺回民之酷亦所罕有而士兵已相率潰逃矣九月二十日回教王就逮并拘其世子一王弟二皆用手鎗擊而死之懸其英旗又示衆於德里雉堞之巔各路印民聞德里王都既破回王慘死無不

恐因股慄卻從前贊助各土王以叛英吉利者皆釋甲棄械懾伏不敢動矣

路克拿巡撫衙門雖尚有英兵扼守而路克拿城久已爲叛兵所盤踞英提督欽勒援救掃蕩以圖恢復率師至路克拿一千八百五十八年咸豐八年三月二十二日攻破其城痛殺從前作亂之人亦殲盡路克拿既破於是武德全省肅清仍歸英屬矣○北方平亂之局將定然印度居中省會之賊猶未肯帖然歸順也英兵乘破竹之勢由北而至中是年四月初一日英總兵螺螄與叛兵遇於迦西一鼓而破其城殺賊無算螺螄旋在迦西休兵數禮拜然後進攻拐哥耳城六月十九日又克之拐哥耳既定中省肅清尚餘零星賊黨僅癬疥之疾爲時不久散亡殆盡其存者逃至北方雪山下泥泊耳鄉苟延殘喘於是印度全國

一律平定○總理印度事務大臣既聞叛黨殺戮無辜男婦嬰孩之慘、謂似此亂國必須治以重典否則萬不能使之帖服先於一千八百五十七年（咸豐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傳電各路軍營諄囑提鎮以下各官署云凡遇德里之賊務宜一一加重懲辦卽使過於酷虐本大臣亦不汝瑕疵也且大臣卽不加以電囑各路將士亦已早懷此意皆籍籍曰印度人既殺我國及同洲無辜之衆吾輩豈尚能待以寬仁況英人之在印者素來蔑視印人乃傲氣未化怨氣已乘竟遭視爲人下之人殺我超出彝倫之衆是不啻野獸之附人也故皆怒髮衝冠誓得仇人而甘心焉當英兵兆動之際沿途又廣行偵探究竟何人爲首每有擒獲卽日就地正法卽遇安分印民亦使接待英人稍不合意竟可不必推鞫立時縊死英兵亦毫無約束凡見縊而垂死之人更欲刃於其腹曰斃必

洩忿也且不但英兵殘忍已也英官英顯官亦有忿然曰此輩既有殺人之罪即當加以刑訊遂聞有照辦者按西人皆謂人未定罪而先加以刑訊實最乖謬之例今遇印度人之禍又自謂不如此不足以洩忿者且是時反者四起英官不論大小皆操殺人之權甚至獲到叛兵不必升堂鞫問亦不必辨其是否殺人之人即命處以殺罪或更用鎗礮轟死以圖便捷噫印人之待英人誠虐矣英人乃尤而效之是豈持平之道哉〇一千八百五十八年咸豐八年總理印度事務大臣又出一示云武德全省中富戶無論曾否虐待英人但使未能協助英人者即將其所有之田產全數籍沒入官〇英兵削平印亂正在彩高興烈之時一千八百五十八年咸豐八年二月初九日英宰相帕茂思登創議於英國下議院云昔者印度之政歸英國派往之文武官員會同大商局協辦然余以爲貿易中人但能知市井之盛衰豈能諳朝廷之治忽繼

第十三節 學校

自今印度一切用人行政機宜當悉歸英廷主治衆議亦多以爲然於是印度大商局祇操官山府海之權總理印事大臣則恪奉英廷之命以全權辦理庶政絕不與大商局相關自至一千八百七十六年光緒二年英議院崇上英君主尊號曰印度后商局治民之權更剗削淨盡矣

印度既平亂首既悉從重典英廷即勤求治理以冀印度之日興查從前大商局與英官協宰印民雖間有不合之處而其命意之所在終期有益於民不意印民不知感激忽焉徧地悉反其故總由於不學今既撥亂世而反之正宜更多籌良法以厚民生以正民德故凡可以養民者無不見諸施行又有日起有功之勢凡可以教民者亦將次第圖之以勗尊君親上愛人及物之心凡可以保民者益復日昃不遑以銷敵國外患之萌其養民者則如糞除汚穢以清受病之源開採各礦以妙

致富之術先築碎石路繼築鐵路以便轉運之途諸如此類不一而足總之萬事萬物皆趨出於商局越俎之時且使印民知治國之良法日後亦可自興有益於民之事於是印度於養民一途似已毫髮無遺憾矣○至於教之一道英廷立法尤有善備者略私從所分之等第不計地土下各等無不教家產之有無多寡不計也貧富無不教但教一極大之國至多之民談何容易乃先在某不加利省立教民之法每年由國庫中撥出英金四十萬鎊以為學費其入塾讀書者皆男孩也不加利省眾少讀書種子英人雖名設學塾而通盤核計每千人中僅有十二人在初學塾讀書猶幸習移默化將學者日漸見增耳若夫印度女子則讀書者更少爰有人欲設一法日後再施教於閨閣然印人習尚未改猶於女子無才便是德之謬說恒不令其女讀書或書富家之女間

明十四留各地有主之方

有智禮明詩者其父若毋亦漸知愛女須當教之訓（按此女誡女也）英國教會中之女師憫之諄諄勸導遲之又久始克略露端倪今公家大半仗之不必設科條以教迫也○印度上等人之願學英文者今已徧地皆是學校之中誦習英文之子弟遂覺日就月將大有成效外此又有醫學藝學暨圖學等各書院來學者日見其多其專教初學之師（如華語所謂家館蒙堂者）厥應接不暇學校中遂有特教學爲人師之一門教成而後俾之轉相授受始克少分英師之勞印人性本好學今又得在上者之多方鼓勵爰復相觀而善相感而興以迤西海岸孟買一埠（中國流行之雅片煙名曰孟買出口而訛）每年刊印新書四五百部報館六七十所

英廷既有許民公舉議員之律因思治印度之官吏日後亦必由印民公舉方符毫無歧視之初心但念印民沈溺既久目前尚未知究有何

第十五節印度巡捕之立

事可益於己一旦使之仿照英律一體舉官必有以賢爲不肖以不肖爲賢之弊乃先試之於各小邑准其民有舉官之權如果辦理不謬再行陸續推廣以至大小各事悉出印度民間舉辦而後已今立法之始擅舉官之權者不甚多內有三大省會數百州縣民人已先得有其權大省中人忽得此信欣喜過望紛紛照行偏僻州縣中人大半不知閒緊視爲無足重輕即如麻克拿者亦居然武德省之會垣也乃舉官時集議者僅有七人其餘概已可知蓋東方諸人從來未擅此權一旦畀以重任宜其未能遽遵也他日共知其獲益之所在吾恐求之不得者必實繁有徒矣

英廷又准明哲之士服官於其本籍人自無不樂從至巡街捕一役若使不能及額恐亦非除暴安良之道自宜延行募補然欲求一通曉事

理之印人使充捕頭殊非易易故恒有身為巡捕之領袖而未知本職應辦之事為何等者不加利省之民目不識丁者居其半使之執巡捕之役往往莫知適從錯誤百出及國家察知某捕辦事頗能明白曉暢即行分外垂青於是識字達理者亦願充當捕役矣○印度少年無所事事必致陷於法網國家乃為之設立藝學使之習於有用既餬其口又束其心誠良法也○印度西北境之京爲省舊例貧民不敢與富戶還慶弔富戶視貧民爲下賤常自倚其勢力而欺侮之今則貧民亦可出一頭地不致如前之吞聲忍氣且君有大委曲之處更可控官伸理官衡其理而不問其勢富戶漸知歛跡且其他犯法者受警亦見其猶南面之位不致有如山吏牘何時了之歎矣惟溺女之罪省全境皆然歷代皆欲禁弗使犯而犯者自若所幸綜核其數亦似今年勝於舊

年耳
論印度之地業已大半歸入公家作爲官地公家歲入項下以地租作鉅款者約占三分之一但此事殊不易了徵地租者恒嫌其少徵地租者恒苦其多爭辨經年兩不能決假使官諭耕夫曰汝嫌租貴歟若不耕或使之遷地爲良即非安民之道又若諭之曰吾欲收租若干民即無奈遵繳而使之無仰事俯畜之資其心亦終不甘服催科政拙比比皆然但英廷方欲使教民者撫字心勞豈肯使令殘民以逞故行其野而問其俗或曰吾印度日遠勝從前矣則官書上考是以官皆爭自濯磨一以愛民爲本催租雖有定候而不使悍吏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致高吟滿城風雨近重陽者有敗興而不終篇之歎印民於此蓋亦知戴作太平之大而私喜其處境之暇裕矣然耕地本有新法公家尙

未能一體頒行殊憾闕典或謂農學一門以冀引人入勝者莫如公家留一隙地即以耕地新法召明於農學之人先行試辦印農庶知所效法又立農學書院以教農人兼令農人各出其所產穀一會以互賽或代農人購取新嘉種以予之俾易地氣至瘠薄之法亦須逐一試驗何土宜用何糞徧告於民農具則使之別購新式拘泥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之謂凡若此者皆所以裨益印農也若夫公家徧地測量按其經緯度數繪成總分地圖雖亦農家之要務然茲事體大非旦夕所能奏汙故尚留以有待然印農已具勤於隴畝執墾荒地之案亦復日有所聞可知其畋穫之勝於昔其畜牧之蕃息亦頗有三百維羣九十其犉之概云〇印度中央各省本有煤礦公家謀欲開之而印人從未聞有開礦之事募工以入地穴衆皆不願故雖開而不旺

印度已與他國通商核其出入口貨價每年約值英金一百五十兆鎊(按此或書時之數)雖未克從然暢旺然亦有繼長增高之勢出口貨以糧食茶、蔴、靛、煙為大宗細觀通商貿易總冊中有絕大關繫者如二十年前武德會多粃政民皆散之四方今武德所產之貨不但足敷民用且可以其有餘售之於外年值英金三百萬鎊又有他省者前亦無善政民生困苦今通商貨價年值英金二百萬鎊前本嗜殺好戰之西氣死一族人今已能為有用之事故印度西北之旁遮省(西北洲人即旁遮普省)每年通商貨價多至二千萬鎊英割緬甸之地每年通商約九百萬鎊從前如英人之治印度實於印民大有裨益凡從前悲傷憔悴之人今由小康而成大富又無鋒鏑死亡之慘樂莫有大於此者矣

印度公家求工作之振興糜財如流水惆印民偶遇旱災無水以資灌

溉赤地千里而道殣相望也則為之各地開大水局儲水以備不虞擱印民水陸之不通也則為之造興梁以越大河鑿山以破重巒之樍亘伐木以闢老林之中阻新路之多不可紀極鐵路亦長至二萬餘里按光緒十八年已有鐵路五萬四千餘里凡乘坐火車者每英程一里不過約需華錢五文若以華程計每里不過二文有奇車價之賤至此而極然積少成多鐵路公司每百金之資本年仍獲利三四金

天氣酷熱如印度之類易滋疾疫疫氣一起傳染至遠印民本不知防疫之法死者亦至多英人既主印度欲使病魔退三舍多設良法以祛之其霍亂天花痁瘧諸病盛印人視若固然故以印度都會喀爾科搭城而計每千人中大約年死三十五人較之英吉利都會倫敦城千人中年死二十人者不幾增一倍乎天花一證本尚易治醫家乃行施種

牛痘之法土人恐其有害於嬰孩心大不願而且有一地崇信痘神謂天花爲神所罰豈可以人力逆之所不肯種痘以開罪於神患痘而死者遂獨多於他處他處人民漸知其有益死者乃漸少各大埠從無水滯行潦藏道穢氣熏蒸病者之多職由於此今盡掘通陰溝以洩穢水印民有患瘋癲者不令其居於家亦不任其闖於路而遊瘋人院以養之又設醫學塾召印人入學西醫之法負盛名者雲集公家本欲教習女醫乃以印度歷代所無即使擬三折肱之技亦必門可羅雀故閨閣中人無有肯入塾以學習者若此者後公家又保學醫女童今往學者不少矣

印度公家每年入款共英金七十二兆鎊內由地租出者幾占三分之一諸評蘇論鴉片煙稅九兆鎊煙皆售之於中國鹽課六兆鎊稱片稅而可收然不合乎正道鹽課之收亦初非爲國之正法

第二十一節 英國治印度總論

欲知印度興盛之由即郵政一端亦可知其崖略矣一千八百七十五年光緒元年至一千八百八十五年光緒十一年凡十年中所寄書函較之上屆十年將增一倍而不止印度郵政局所送之新聞紙雖較之泰西諸國不可謂多然每年已發出一千六百萬封矣○英國之治印度也額設兵士十九萬名來自英者六萬六千名餘皆募諸印度李英人之在印度各官民男女不過六萬二千人印度土王之所屬邊改隸英籍者則多至二百五十兆人皆歸英介兵十九萬名保護而鎮撫之英人之意欲使此二百五十兆黄姿元腐之輩教之悉登彼岸不再蹈歷代苦海之沈淪似此大事實自古之所未有夫救此極大之國豈三年五載所得觀成哉惟先立其規模則雖陳而御之弊端倘復百出遲之又久必有永慶治平之一日吾知後之人瀏覽今史必歎息曰此天意也天欲

使幾占地球四分之一之人與地託付行在萬里路綫出阿非利加洲之數萬數英人教導而成全之於是向之罕受教化者未受治化者罔知守法者英皆治之以善政而以救世教之法俾之爲自主之人緬甸王當時英人總理印度事務大臣謂緬王既不欲英人享安居之樂甚發兵取之英兵遂至緬都緬王面縛與俘以歸於是緬甸全境亦歸英轄事在一千八百八十四年據此書印行以後英人之在亞洲又多緬甸北方一半之民矣